



1

4

翰林批選東萊呂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十卷

鄭子臧好聚鷓冠

**出處**

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

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主意**

謂子臧朋附子華為鄭伯所惡雖以相去十年之久數百里之遠一聞鷓冠之

後遂從而殺之蓋鄭伯怒子臧之根藏於胸中特因冠而發耳根字是一篇血脉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此句是主意鄭世子華

以賣國誅事見第七卷齊威注其弟子臧出奔宋境

坐鷓冠而死以鷓毛為冠也當見殺之時去子華

之誅。殆將十年。華至是實九年而宋鄭之封疆亦

不啻數百里也。子成自鄭况鷓冠之侈得之道路

之傳。非親見其事其在鄭伯。初無損益。其事聞之非所

怒也。非有可怒之事怒之非所殺也。非有可殺之罪今一聞鷓冠

之侈。必置之死地。遠使盜殺之何喜怒哀之不類邪。設疑問難

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附子華特遇冠而發耳

前日之怒鄭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臆。附子華

之時矣。一念之中以國君而誅一亡公子。難反如

孤豚腐鼠。何所不可。甚易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

所待也。何待久時移地移。時移謂將十年鄭伯固

已忘其怒也。既久且遠其怒雖忘而怒之根不忘

昭應根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可見。所以十

及鷓冠之傳。忽動其根。因事而動前日之積忿。宿

憾。一旦如新。為新怒非身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

而後已。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解說不然若

素根。則冠鷓未必不附於孔門。子路好勇冠誰雞

後因門人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前漢劉向傳云

請為弟子。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青紫貂蟬亦盈

怪內用貂蟬。最巧聚鷓為冠。豈有可怒之實邪。怒在人

不在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又引二事比喻藏怒

有吹笛者發聲嘹亮追想曩昔絃斜谷之鈴溺愛

者悲之揚妃外傳云貴妃既死明皇至斜谷霖雨

以寄恨焉感在人而不在笛其感心動悲在人而不

在鈴其悲心動怒在人而不在冠也如鄭伯因鶻冠

嗚呼鄭伯之怒子臧根於一念及提起主意雖事在

十年之前而身君數百里之外前終不能免鄭伯

謀吾以是知怒之不可藏也藏之則遇然則子臧

雖欲遷善改過結尾又設而鄭伯之怒已根於胸

中能保其不遇物而發耶設問鄭伯已藏怒根于

曰答鄭伯何為而怒也以子臧而怒也所怒者過

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子臧有吾是以知人心固相

通而無間也此得一句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

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有過而

過而喜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意回謂改過

可知矣顏已解於秦洧之濱矣顏解謂變怒為

而鄭伯之顏已解於秦洧之濱矣喜也秦洧南鄭國

二水心之相通前胡越無間唯此心則無間况父

子間邪子華子臧皆鄭伯其說如此

已根於胸中持於不  
可釋耶。曰何為而  
可釋耶。曰何為而  
原固通而無間。

楚滅夔

**出處**

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禘祝融與鬻熊

弗救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滅夔

**王意**

謂夔子不敢祀祝融與鬻熊祀也楚特假此以為與兵之端而夔子又以忿終

之辭答之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

不見其正邪故邪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

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君子心正故也道經

法悉歸正邪人論正法是故此發明上引事大誥之篇

周公東征入於王莽之筆則為姦說王莽篡漢之

作大誥誥以喻群下引此以證君是非變其言也其言亦

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此是一篇主意君子之於此有

變則言隨之變也氣温厚小人之氣忿戾於此有

木焉上文說氣故柯榦未嘗改也嘗言未春氣至

之氣厚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舊邪化

秋氣至舊忿戾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

猶正化氣也者潛乎柯榦之中而浮乎柯榦之外

者也所以氣變惟言亦然氣變而温厚之氣加焉

君子以温厚之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為温厚

東漢書卷之四

所以見其正忿矣之氣加焉小人以忿矣之氣發而為言凡易

而平恕之言皆變而為忿矣而不見其正一言不

移此同是言而善惡霄壤君子之善如天是孰使之然

哉設問言氣可以奪言而言不可以奪氣也谷云

則言亦隨也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辭簡意盡

變子之對楚問入本正也祝融鬻熊禮其邀楚怒

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其氣忿矣故

變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祝融高辛氏之父正楚

封於禮不得而祀也別衛祖康叔康叔周文王之不

敢祀后稷后稷周之先祖魯祖周公周公亦文王

之不敢祀公劉公劉后稷之後非所以為罪也未

以魯衛不祀后此固先儒之所以論也祀祝融鬻

熊皆非然變子言之則是為是祀而言之所出則非

而谷云因熊摯有疾不為鬼神所祐治言而不治

遂失楚國故不祀焉言甚忿矣不遜治言而不治

氣此句主意以雖有正禮大義衛祖康叔魯祖周

公故云正反為忿矣之所敗其正大之言不足以

解紛楚人初借此事而反以速禍以忿矣之言豈

不甚可惜哉借其一言而喪邦也

臧文仲分曹田

**出處**

僖公三十一年取齊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

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

**主意**

魯曹兄弟之國也晉以私意討曹而分其地魯不能救而文仲反所重館人之

言爭先而取其地是誠何心哉吾恐文仲所喪之多於地邪

利則居後

後而遜人

害則居先

先而赴難此君子

處利害之常法也

斷上二句意便

是故見利而先

謂之貪

志在苟得

見利而後謂之廉

見得思義見

害而先謂之義

故謂之義

見害而後謂之怯

志在苟免

故謂晉文私有討於曹

晉文公之出奔也過曹而受觀浴之侮故討曹而報

舊披裂其地

取曹田而分之

諸侯不能救則已矣

力不能救猶云

也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為已之利是誠何心哉

有仁心者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

推原文亦丑

愧而不安歟

想其猶有羞愧之心故不速行

異哉重館人之言也

深責重館人

曰晉新得諸侯

文公新必親其共音共

者晉必以為恭而觀之不速行

若遲遲將無及也

而必以為不恭重館之人所謂共趨利為恭其諸

異乎聖人之所謂共歟

聖人言共信如是說果如

人之則交商庸賈交繪之行商趨利如風雨者速

得財志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深見其謬彼遂巡推

揖遂巡舒緩也耻於冒利之君子君子以貪冒格

以重館人之言格謂皆不共之大者也既以趨利

必以見利居其說陋甚館人之言甚孰謂滅文仲之

賢文仲威孫氏名而反為所動乎及為淺陋昔萬

章與石顯善萬章事出西漢將浹顯免官顯以罪

留物數百萬與章顯與章相善故以章不受財物

曰吾以布衣見衰於石君布衣賤者也衰憐石君

家破官家破不能有以安也我無計而安之而受其財物

豈忍受此為石氏之禍石顯有破萬氏反當以為

福邪豈可受其財魯與曹同出姬姓周公與魯我

之並列諸侯魯侯爵其因義信誓之重兄弟之國

必有信誓非若顯章一時之私交也非石顯萬章

嘗坐視曹之翦覆晉交滅曹而不惟不能辭其地

不能如萬章解石氏之財又奔走而趨言速行分地以曹之禍

為曹之福曹有喪地之禍魯講文仲之賢不如

萬章乎深責文仲之罪使文仲緩轡徐驅謂徐行也以致



吾不忍之意假使文仲雖後諸侯之期雖其來在

不傳尺土以歸所得晉人吾親親之義固已盡矣後

亦足以致吾親愛同姓今冒利競進利爭競以進

雖得地之多魯分曹地自非吾恐文仲之所喪者

多於地也見利忘義度棄親親之恩前日魯侯之

請復衛侯先是晉文公伐衛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之文仲嘗為謀主矣事見國語所諸侯有患比諸

難諸侯恤之為鄰國者當憂恤之言衛所以訓民

也所以教民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公何不

君以示諸侯親愛之義蓋衛伯且以動晉魯能親

封之君康叔與周公為親兄弟且以動晉愛衛侯

亦可感動晉人蓋晉始夫晉新得諸侯初為

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晉人必曰魯尚知親愛其

亦不可以惡我而棄衛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衛侯

於是僖公從文仲之言納玉於襄曹衛一體也二

王與晉文皆于殺衛侯由是得免曹衛一體也二

皆親免衛之難其義既足以動晉以親愛之義

曹之田假設魯其義既不足以動晉乎晉人亦必

難矣文仲於衛則害我之所有而不棄之而不惜謂分曹地是

穀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無疑謂分曹地是

非恩衛而讎曹也發明文仲之心不是本心易失

而利心易昏也蓋是心愛之本心易失而為利吁

可畏哉如此可畏雖然結尾太公之就封引此案

齊始封之君也道宿行遲逆旅人

曰逆旅猶今客寢甚安安寢而不速行殆非就國

者也若就國太公聞之聞逆旅夜衣而行披衣

而黎明至國天欲明時則萊侯既與之爭營立矣

萊東夷國名會討之亂而周初定未

能集遠方遠與太公爭營立之地

之言此下是東萊反難言太公聽逆旅其心亦未

免趨於利文仲固是利心太非也為太公君子

固不以利自浼文仲是也亦不以利自媯也利不自

嫌太公之一國之重諸侯就有民人焉其牧人賴有

社稷焉社稷待吾其可以避趨利之小嫌應上利

自而濡滯謂行不使為姦寇之所伺乎萊侯為

所窺故太公之不可遲封國故不可遲猶文仲之

不可速也文仲分他人之速然受封分地之事是受

封文仲逆旅重館之言逆旅之言非同異是非事

若同而是間不容髮若毫髮若之何而辯之問

如何曰在明善中庸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蓋  
辨別於毫髮之間矣此則事之是非可以

### 先軫死狄師

**出處** 僖公三十三年晉敗秦師于先獲百里

帥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  
之矣先軫怒曰云云不顧而墮○狄伐晉及  
箕先軫曰四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  
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主意** 悔心難發也尤難持也先軫悔其無禮  
於君伐狄之役輕棄其身驕敗辱國蓋

至難發者悔心也○知過而悔至難持者亦悔心也○

### 執

悔過而不自持先軫之意凡人之過○此下言悔也○  
事是也此句一篇主意○文之詐偽之○愚者蔽之○  
迷之○遂非為惡詐者文之○文過自歸○愚者蔽之○  
蔽之○人蒙吝者執之○鄙吝之人○誇大之○聞過則端  
怠者安之○怠惰之○安人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  
獨者乎○數累指上文六等○意然○是悔也○轉說悔未  
發則憂其難發○前是也○既發則憂其難持○是也○悔  
心初發○此下發自愧自然自咎○為故有○四者所  
之○戚然不能以一日安○若此○心憂戚不寧○苟無以持  
之○能持者○則自厭者○苟且弛縱之○意謂放肆也○必

入於自肆矣自厭之自愧者退縮羞赧四字形容  
謂也必入於自棄矣極如愧之自然者鬱積繳繞四字  
形容自然之必入於自慙矣對亦然也自咎者  
憂憤感激四字形容不安也必入於自殘矣極如此  
先軫正是悔固可以生善善莫大焉亦可以生不  
善也及有不能自持萬斛之舟譬如大舟非遇大  
風則不回海舟張帆必得苟無以持之舟者能維  
持因風而及溺者多矣不能持之則因一念之悔  
其功烈蓋甚於風焉發悔如此烏可不知所持之

邪持此心者尤吾覩先軫之死入本未嘗不嘉其

悔揚而又傷其無以持也後抑王意在此軫以

不顧而唾怒晉襄公無禮於君以臣君及箕

之役是年狄伐深悔前過君之過免胄而死於狄

師除去兇盜入於一念之勁烈如此甚於海舟使

有以持之假使先軫能固可一日而收克已復禮

之功矣悔其過以復於善是克去已私復惟其無

以持之先軫之死只緣不用是力於理義不為理

而用是力於血氣而為血身為元帥先軫將中總

三軍之重。中軍權重故輕棄其身。死。免。胃。身。死。無。名。  
輕。生。求。死。不。得。驕。敵。辱。國。外。為。貽。夷。狄。之。笑。始。與。自。  
殺。身。成。仁。之。名。驕。敵。辱。國。內。為。貽。夷。狄。之。笑。始。與。自。  
經。於。溝。壑。者。等。耳。與。論。語。所。謂。匹。夫。匹。婦。自。經。也。先。  
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生。過。亦。可。前。悔。可。以。生。善。  
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主。斷。前。意。風。之。無。  
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為。  
能。持。之。應。前。節。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悔。所。以。生。  
回。舟。至。於。悔。力。之。勁。者。如。風。力。不。能。遷。善。治。心。者。為。能。  
持。之。操。舟。者。猶。使。參。果。能。持。其。悔。心。假。使。先。軫。善。治。則。

舒。泰。恬。愉。之。地。則。此。心。所。過。者。化。舒。泰。恬。愉。存。真。  
樂。真。樂。油。何。至。輕。殺。其。身。哉。善。悔。過。為。惜。乎。軫。之。  
不。能。持。其。悔。也。持。字。是。一。篇。主。意。照。

相術

出處

文公元年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  
傲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  
穀也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國也宣公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秩而豺狼之聲  
弗殺必滅若敖氏矣。昭公二十八年初叔  
向娶於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  
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  
野心非是莫  
喪羊舌氏矣

**主意**

周叔服楚子文晉叔向之母言人禍福始者非相之篇由是相師自謂其術可與吾道抗而相書蔓延於天下矣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此荀卿之罪也

勢相敵而後訟警如人之相訟必其勢力之相敵未有非其敵而

訟者也相師本非吾道之敵而荀卿與之辨是非其敵而訟者也親屈公卿之

貴而與皂隸訟皂隸至賤非公卿之親屈巨室之富而

與窶人訟窶人至貧非富家巨室之敵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

祝訟業相術者不過卜祝之流勝之不武訟而勝為不勝為笑訟而不勝反以貽笑適以自卑而已

矣已上一節荀卿以大儒而者非相之篇荀子書

術之妄下與祝卜較應前儒者何其不自愛也術之妄

深責荀卿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挾術以圖衣食卑穴

九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間憂伶樂工為佚語以

賤本與此曹為五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

角扶搖之上斥鷃以喻相師大鵬以喻儒者莊子

云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万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深之至也

敢有一豪爭衡之心乎相師

敢與吾荀卿說說與相師辯說之狀多連簡累牘而

不已。言者非相之篇古者是書一出非相之相師

之氣可以百倍。相師因此書而增以謂我何人也

不過卜彼何人也。儒道今彼乃明目張膽乃開明

其日張極其辯而與我爭曲直若恐不勝者。肆下

性恐其說。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是必相術

為敵所以由是卜祝之流相勸相勉。其徒競相觀

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相術因苟然則荀卿

之於相術將以排之。本欲排適以助之重非以增非

相之篇吾恐未免為是相之篇也。是非二字自孔

子以前入本相術固已繁見於世矣。如左傳所若

周叔服之相公孫傲之二子。公孫傲魯公子慶父

穀次曰難使叔一言其必食子。叔服言穀也食子謂

服術之難音那祭祀共食。一言其必收子。又言難也收子雖惠叔

也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東萊子文及叔向母

見越椒伯石之始生。子文晉令尹闞穀於羗也叔

本題言其必滅若敖氏。子文言越椒一言其必喪

羊舌氏。叔向母言伯石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

東萊數十年之後。說所言禍福焉而福。其後惠叔

斷

公孫敖之喪文伯生仲孫篋是禍焉而禍楚若敖  
為孟獻子果去繼孟孫氏之後禍焉而禍氏果因  
越振而滅晉羊舌無一不合皆應謗於口者存之  
氏果因伯石而滅無一不合皆應謗於口者存之  
筆於書者有之載此數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子  
未嘗排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邪也設疑  
斥相者排豈孔子衛道之心反緩於荀卿邪也設疑  
問孔子以謂天下之曲技小術孔子之意雜然而  
不可縷數之類是不一端如相師如蜩蟬畫龜言如小  
鳴著自鳴自止術不行而自止本不足為吾道之  
也輕重存之不足苟獨取其一而辯焉孔子使  
取其一事亦如則天下必以為是術也至矣聖人  
荀卿與之爭辯

與之辯以聖人而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是相術可  
敵始將有陷溺而從之矣從其術者是反為吾道  
增一異端也增相術為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  
術相術小技非如荀卿彊斥以為異端而與之辯  
不如孔子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由此相術敢  
過而不問無故而為吾道增一異端由此相術敢  
非卿之罪邪皆卿非相致吾嘗觀孔子周游於天下  
言孔子歷聘諸侯也此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  
義論愈出愈奇可喜可敬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  
術而窺之有此等人以有曰顛類堯也項類皋陶  
也肩類子產也家語子貢與孔子相失有謂子貢  
也肩類子產也家語子貢與孔子相失有謂子貢



然若喪孔子與門弟子聞之弟子指不過付之一

笑耳未嘗與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論此下議

申申天天即孔子相容貌之術燕語述而篇子之

也天如問問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下黨篇朝與

夫言問問如也大翼如檐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

趨進翼如也衣勃如愉如即孔門相顏色之術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會子傳此以相人會子親得孔

也私覲愉愉如也故發而為動容貌之論秦伯篇魯子曰動子思傳

此以相人孔子之孫子思師於故發而為動乎四

體之論中庸曰見乎普孟子傳此以相人孟子學

作七篇故發而為眸子瞭眊之論則眸子瞭然胸

中之正則苟苟卿得孔門之相書應前孔門自有

眸子正然苟苟卿得孔門之相書相書苟卿釋然

而不精未將心醉服膺之不暇齊魯也莊子云列

足以知此將心醉服膺之不暇齊魯也莊子云列

庸曰顏子得一善則服膺而弗失之矣此言苟卿

若知孔子觀容貌之道將喜慕佩服而不能忘矣

何暇非他人之相書雅必不暇作非相之

晉侯朝王伐衛

衛成公不朝

出處文公元年晉文公之季羊諸侯朝晉

侯朝王于濫先且君胥臣伐衛孔連帥師伐晉

**主意**謂因人而有善者不得謂之善晉襄朝

而始始朝王豈真知尊君者哉假使衛侯

先來朝晉則晉襄必不復朝王于温矣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主意在因人而有善

雙閑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主意正在此

始朝周而因人而過猶鑑遇嫫母而醜荀子云嫫母也

力父是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有過因人而善猶

木託泰華而高泰山東岳本非木之高也無善因

有善而為善由已當為之而由人乎哉豈可因貴

善晉襄公即位而朝王于温温周邑名是年晉襄

人皆善其尊周也周室微弱諸侯不朝久矣及考

其朝王之由推原之所蓋將討衛之不朝故身先

朝周以責之詳見本然則尊王之善善字豈襄公

之本心哉發明特因衛而發耳所謂因人向若衛

侯之車先叩於晉假使衛則吾知晉襄之旃未

必入於周境矣則此皆誅心之論彼因人而有善

者果足以為善斷意以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

以父子喻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因責人而始敬則

君臣精切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因責人而始敬則

父得子之敬寡矣則敬父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

則君得臣之朝寡矣晉襄責衛侯不朝而况子

之敬父自敬汝父耳始朝王其事正如此

之朝君自朝汝君矣當有君自於人何有朝已責

使晉襄之事周假許春秋朝覲春秋見曰朝史不絕

書以時朝覲史冊亦皆定晨省之常耳

省之常禮耳昏定所以安猶不足以自高

况欲甫陟周之庭何况身方登遽傲然自足

善自鳴鐘擊鼓而伐人凌責他人之無禮

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晉師圍衛耳之衛人

妾人嘗拜其父者假設此喻他日執塗人而責之

晉之視衛人曰我嘗拜父朝王嘗汝何為不拜我

責衛侯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非病狂者

責衛非此類和晉襄之狂雖然結尾引大學無諸

已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大事於已然後可以非

責他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衛

似有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邪設此條非也

如此不觀書者要當忘言而得意

之意在於無諸已要已自無而不在於非諸人也

不足要在此以責人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已之戒  
所以責人於無意已不欲學者持無諸已之論用為非人之  
資也於其諸人故先曰無諸已次曰非諸人  
分其意主於攻已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無諸已  
攻已過非諸人過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辭語非諸人一  
人是攻人過辭意故力辯之以告吾黨之士云辯論明白

### ○穰伯襄仲

**出處** 文公七年穆伯公孫敖也娶于莒日齊  
已主文伯名谷其好聲已生惠叔名雖  
戴已卒又聘于莒人人以聲以辭則為襄仲  
聘焉穰伯如莒蒞盟且為仲逆及屬陵登城

見之美自為妾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  
惠伯諫曰云云使仲舍之公叔敖反之復為  
兄弟如初八年穆伯奔莒從已是焉魯人立  
文伯十四年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財以  
求復許之將來卒于齊十五年齊人歸公孫  
敖之喪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云云襄仲說帥  
兄弟以哭之

### 主意

兄弟之屬大也非較怨之地也人知襄  
仲之於穆伯昔怨而今解而不知胃中  
之天則無怨無人也不然雖有叔  
仲惠伯豈能人其怨於立之間請

問修怨於君子必以為非此言君子忘怨問修怨於小人

則以為是此言小人二者皆未為定論也雖斷二者皆非確然

論專於報怨者鞅睢之徒耳商鞅范睢戰國之專

於忘怨者老莊之徒耳老聃莊周清虛之說專以忘怨為論吾聖人

未嘗修怨與與亦未嘗忘怨與與權其小大輕重

而中持衡焉聖人處事如權衡之稱物焉怨之者輕者可忘而怨之大者重者不可

忘也未如身之私怨固可忘矣未嘗倚一偏而主

說也一偏之說如報怨忘怨穆伯為襄仲聘婦于

營入事詳見中道而奪之見其美而夫豈細怨也

哉安得而人所奪而惠伯區區其間委曲調護叔仲

調停二始釋其憾復為兄弟如初終全其恩師兄弟彼非

不知輕重大小之所在也應前權其小大蓋穆伯

之於襄從兄弟也公孫敖與公子怨之大小輕重

在他人可言耳說破起兄弟之間豈較小大輕重

之地哉兄弟無藏怒無宿怨非可以以人合者有

時而離如交游朋以天合者無時而離如父子兄

兄弟之屬天也合矣人怨不足以害之天倫之愛

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觀之而親之固大矣重矣則大

不小重以天視之自天理則兄弟之親與生俱生

而不可離天合之心豈較地豈以恩怨而加損哉為不

恩而加損兩場變於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

為怨而加損兩場變於前而太虛之真體未嘗動也

亦猶兄弟不為恩。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私以

情而蔽。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解私情而乃若胸

中之天。則向無怨。而今無解也。而無不以解而有

不然。若曾中素。豈惠伯立談之。須所能解邪。惠伯

調護豈能。焚廩捐堦之。盧。引舜事證。孟子萬章曰。

解其怨乎。焚廩捐堦之。盧。引舜事證。孟子萬章曰。

也。皆梯也。治棲之宮之侮。同上象曰。二嫂使治

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舜為事且入宮

也。取其室悖逆如此。後世讀其而舜之恩意源源

不絕者。則不惟天怨象之心且封之有仲以其非

以德報怨也。言兄弟之間無怨可報。以弟待象

而不以象待象也。舜知象之害已。以天觀象而不

以人觀象也。舜知天屬之愛。蓋爵陶恩舜。曰。爵陶

思君尔乃象之天。象之天。象之天。象之天。象之天。

象特象之人耳。象之天。象之天。象之天。象之天。

純乎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象而人以

象使惠伯立於舜之朝。如此將化於舜之天而不

自知耳。自然與舜想。雖有隊三尺。莊子云。立願

焉。攸用。

假使惠伯有三尺之象言。

為辭說何能復措一辭乎。

宋蕩意諸

**出處**

文公八年。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司城

年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出。黨司城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以夫。人夫左。右而使待。夾人使謂司誠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宋襄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使人帥荀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主意**

蕩意諸之死。節无可議者。然吾將假意。而不少怒焉。主意先稱意諸之忠。後責意諸之短。為先揚後抑之辭。此論人所以為

待人欲寬。寬於待人。怒論人者。欲盡之。意借人之短。與奪之。自為而非為人也。諸之事而極言之。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識見高則品題亦高。與奪之。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全篇主於

自為而非為人也。諸之事而極言之。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識見高則品題亦高。與奪之。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全篇主於

公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術私則予奪亦私。苟

發於言者。略而不盡。人及說言。則藏於心者。必有昏

而不明者矣。明昏故其言畧不盡。吾夫子譏賜也。之方

論語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而自操。春秋

人夫。我則不暇。方人。未比。方人。物也。而自操。春秋

褒貶之筆。孔子作春秋。褒惡。豈遽忘前語哉。忘是

子貢待人與論人。固自有。辨也。則待人。不寬。褒貶

之語。待人與論人。固自有。辨也。則待人。不寬。褒貶

不嚴則開人不宋襄夫人之亂隨書蕩意諸始則  
出奔宋襄夫人昭公之祖母也夫終則致死夫  
公而意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砥柱山名在河中  
諸死之鄭國風風雨篇稟  
底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此詩鄭國風風雨篇  
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防閑逆亂之節可以當是時夫  
人作奔走於君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言夫人之  
亂時奔走於君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言夫人之  
相望用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有袂相屬袂相屬  
此韓文語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也禮於國人  
之材人死不事也親自戚以下无不恤也襄夫人  
又時之至於安受昭公之賜橐珍囊宝散而之四  
施焉

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寶賜左右而使行不追

議此設問此等逆徒小人黨於襄夫人公而恠意

諸之是責僅一意諸死節昭著吾不知與逆徒何

親與室何離乎諸逆徒皆叛公室與小人何厚與

君子何薄乎諸逆徒皆小人惟意諸為君子此

離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承上文離鄉

黨首好者猶恥為之鄉黨之中稍知自愛之人猶

為鄉五百家為黨未有名為學者而反不耻者也東萊自

如鄉黨之知耻乎然立論之際轉說先則譽意

幸聖人之道者反不然立論之際轉說先則譽意



諸之忠所謂後則責意諸之過所謂變譽為責而

而責之夫豈得已哉文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而

吾身將來之戒也主意意諸效節之去夫人殺昭

義當去也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夫人使旬義當

死也其死亦然意諸親則公族轉責意諸本宋國同姓

之官則司城司城本是司空因宋意諸本宋國同姓

道昭公棄夫人之蓄怒昭公不禮公子鮑之陰謀

公子鮑厚施於國以收民心襄夫人又助之陰凶

德參會惡相齊同待寡而發侯有寡隙上則不聞有

正救之諫昭公無道而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夫

憤怒而意諸不能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公子鮑

不能助見亂而始去文效節去何晚也幾而作見弑

其好思見亂而始去文效節去何晚也幾而作見弑

而始死從田死何補也禍未形想夫亂機之將兆

承上文弑械之將成承上文弑械成將此將成謂

見亂言弑械之將成承上文弑械成將此將成謂

未亂木通國之內外舉知之免曾謂意諸之賢獨

不知邪意諸亦先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

舉者而明知其去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

比是意諸之父公孫壽辭司城青使意諸為之既

不吉人曰君無道官近小及焉育官則族無所庇

子身公戈也姑絕死顧位苟祿不時捨日復一日  
 焉雖亡子小不亡族顧位苟祿  
 偷夕其意以為無難則忍耻以底宗幸而無事則  
 日夕其意以為無難則忍耻以底宗幸而無事則  
 為宗族有難則捐身以刷耻國以刷前日之耻  
 文死有難則捐身以刷耻國以刷前日之耻  
 以後之節贖前之非蓋前非節後世君子要必有哀  
 吾之用心者莫自免於後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  
 置其身於可愧之地正義論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  
 惡之不能善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頓位苟祿坐預指  
 他日之節為君期他日以贖前日之非乎  
 他日之節未至子未到時今日之非方增  
 他日之節未至子未到時今日之非方增

斯時也斯心也意諸以此之時君子乎小人乎  
 而心則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論人盡不此吾所以  
 小人也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論人盡不此吾所以  
 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取照主意言所以當  
 此之變亦如意諸之所為也  
 諸之所為也

翰林批選東萊呂先生左氏博議十卷終

知

翰林批選東萊呂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十一卷

楚范山請圖北方

**出處**

文公九年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曰晉君少不

**主意**

不在諸侯道近者蔽而遠者明故晉靈之

**也知之**

晉靈公即位之初

靈公立在文公五年至是方三年

其失德未有

聞於人也

其地靈公年幼內而桀卻胥原

晉諸大夫之族

日陪日侍

侍於君

傳不載其諷諫之辭

未有失德故諸臣無

諷諫外而宋衛陳鄭諸侯同時聘時覲言時朝傳

不載其怨誹之語未有失德故語被范山者楚人貌

然介居方城漢水之間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

以為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不在諸侯北方之

可圖乎言北方諸侯可圖以吾知其說矣立說

以地以勢勢以地與則近者詳而遠者畧近則所知

所知以情以理以情與則近者蔽而遠者明近則

有蔽遠則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假如官府政

以問於鈴下侯隸甲是乙非此以為非迄無定說

終無一至於大山之隈絕澗之曲山水險處農夫推

定之論至於大山之隈絕澗之曲遠之處農夫推

父耕田伐木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否此曹議論

惡若辨黑白燦然若數一二有秩然彼豈嘗識刺史

之屏而望縣令之鳥哉焉覆也言農樵之人蓋愛

憎絕於耳目之前無私愛增毀譽公於郊野之外

有公嬰吝近者之蔽鈴下雖近固不如遠者之明

也不若農樵疎遠所見靈公不君而無道基於始

而成於終相於年少之時當其嗣服之初即位雖

無萌芽之可彙彼時惡豈無兆朕之可卜念必有惡

舉世不知內無諫諍而范山獨知之如其不豈山

之智獨踰於衆人乎設亦有所蔽焉耳衆人以主意

而蔽范山孽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字承上句蔽

以遠而明孽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字承上句蔽

左右近臣受故蔽於愛而不知受公之恩賞卿大

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朝廷群臣聽故蔽於尊

而不知尊公之政令列於齊盟者靈公其威之所

及也同盟之諸侯故蔽於畏而不知畏公之兵威

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無是三者故揆

之趙盾隨會之諫揆比變也二臣諫其死在於十

年之先也范山言靈公不在諸侯距宣公二年凡

明之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邪掩遠者明故不

易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摘出此

尾深有感焉此言語晉主夏盟晉為伯以主自文

至靈三君矣文公始伯襄靈公即位之始初立為

其拊循諸侯愛惜同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想與

不異玉帛瑞節猶文襄也節即五等瑞玉栢圭信

璧躬圭穀芻粟牲牢猶文襄也芻粟以飼馬物采

璧躬圭穀芻粟牲牢猶文襄也芻粟以飼馬物采

辭令盟約要東猶文襄也物采謂儀文辭令謂問

言推其心不在諸侯說得此字故幣雖厚而人自

見其薄見其心之薄也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其

心之器也禮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也儀謂物采

謂芻粟牲牢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也儀謂物采

其妙於觀國哉以其察見靈公之心

### 文之無畏

**田**

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遂及

道以田孟諸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風駕

遂宋公違命無畏扶其侯以徇或謂子無口

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

敢愛死以亂官乎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

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未曰鄭

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及宋宋人止之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鄭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主**

謂名不可幸取無畏以幸而得不長疆

于宋則哀鳴乞憐真畢露始知前日之

虛名招今日之實禍名其可以幸取乎

名不可以幸取也此句包一編主意天下之事

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外謂心幸其似而切其

名幸其迹之近似非不可以欺一時如申舟幸得

而切取虛名

名一時人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因其近似  
為其所欺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因其近似  
實處楚子使申知則情見實吐如申知言我則必  
聘齊不假道是也則情見實吐死此時乃是真情  
見無不立敗前日虛名名果可以幸取起語然則  
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其似而求其真之意孟  
諸之役入本題事謂宋公孟諸時文之無畏席彊楚之威  
而窘辱宋公無畏即申舟名無畏字子舟本無足  
稱者其事本無足道然宋公國弱而位則君也宋國雖弱  
則文之無畏國雖彊而位則臣也楚國雖強而  
論其實以事之則以楚加宋楚國小以彊凌弱

大故彊人之所甚易以楚之強凌宋論其迹以事  
小故弱人之所甚易以宋之弱凌楚論其迹以事  
論則以卑犯尊君尊以弱繫強則其迹強弱人之  
所甚難以臣之弱繫君居甚易之地而坐得至難  
之名其實甚易其迹甚難人情誰不樂此好人皆  
誰不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頭語必嘗  
揮金發粟有如此引喻則文勢委曲然後人許其  
家然後人以豪必嘗赴敵突圍戰突圍而出然後  
人許其勇然後人以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  
折一小國之君以強前無權勢之可懼宋不臨我

後無憂患之可虞宋刑罰不能加我以從容談笑而昆不畏

彊禦之名談不畏強禦出詩烝民篇從容天下之所

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應起語以想無畏正色莊語

以谷或人之問本題注見以謂名固可以幸取似切近

名虛人固可以名欺欺時人雖吾君亦將以勁正見

期勁直也言又可欺君而孰知吾之有所挾哉誰

我所挾者六千里之疆楚也按衛侯之腕引事證

已上數句發出申舟心事公年晉帥將盟衛侯于郭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

盟衛君者涉他日我能盟之將較涉他按衛侯之

乎及腕謂血人知涉他之直此步他得而不知其借

流至腕也此虛名而不知其借

晉之威也涉他借晉之沒太子之車江亦從上其

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知江充

人謝云云充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江充挾漢之

之直此虛名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江充挾漢之

戮宋公之僕本題人知無畏之直充借涉他江而不

知其借楚之威也猶涉他江充無畏借楚之威以

為己名借楚威以戮宋公而無豪末之勞而有江

山譽其名取不畏疆禦之名假使有一朝之憂則誠

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則是君子之

不知以小人之詐偽和曲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上承



文轉說後憂如申舟亦必以直使之而用之因其直

者時人既許其直亦必以直使之而用之因其直

云文所楚子異日遣使楚莊王果使過宋而不假道

遣使過人之國有假道之禮楚視宋置他人于推

于邊鄙之邑故命申舟無假道焉

無畏蓋以申舟昔日曾使豈不以直辭勁氣直辭

宋公之問勁氣謂扶國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彊楚之大

聲乎莊王以故期其不無畏始知前日之虛名不

強御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致殺身惶惑而言曰

鄭昭宋聾言鄭人昭明晉使不害不假道而鄭必

不敢我則必死我使齊不假道哀鳴至此

加害我則必死則宋必殺我

此向之直辭勁氣安在邪前日直辭變于哀鳴之

之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前日答或今則曰我則

必死今日告楚始一何壯前日不今一何怯邪復

畏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虛設言有事則為畏死

之語吐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始知所謂不

不情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收照自古以來挾外

以為重者以挾字立論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

如申舟挾楚凌宋無畏之所挾者楚耳孟諸之后

自取殺身之禍無畏之所挾者楚耳

威可一身出方城之外使齊過宋之時宋人豈

懼夫楚之無畏哉此時申舟失其所宜其其心而

不顧也其心謂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

戒著申舟之禍以戒後

### 長狄

**出處** 文公十一年鄭肅侵齊遂伐我冬十月

鄭肅伐宋同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狄于長

丘獲長狄緣斯晉之威路也獲僑如之弟焚

如齊襄公之二年鄭肅伐齊齊王子成父獲

其弟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鄭肅由是而

防風氏身橫九畝用二事引起不能免於會稽之

誅國語吳伐越墮會稽獲臣骨一節專車使人問

後至禹殺而戮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昆陽之

敗東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時有巨无霸久矢形

之不足恃也結上文二事包主造化一机造化人物

坏治一陶猶器用治之陰翕陽張陔氣收斂萬形並

賦鑄出形遇川澤則黑而津流水曰川鍾水曰澤

遇墳行則昏而瘠水涯曰墳下平日衍遇原隰則

豐而痺高平曰原下温曰隰遇山林則毛而方石土

**主意** 長狄以形為之累飛揚拔扈陵跨

亡遂

曰山竹木曰林其民毛而予其形者無愛增賦形  
方正已上皆出周官司徒而其形者無愛增賦形  
不以愛增受其形者無恩怨妍醜而于恩怨是故  
鵙鵬不以大自夸蝮鷃不以小自嫌莊子北冥有  
化而于鳥其名曰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與鷃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  
於地而已矣奚以九万里而南于斥鷃笑之曰我  
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翔蓬艾之間此亦飛  
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言冥靈不以久自喜螻  
物形之大小各安其天也  
蛄不以短自憂同上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  
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冥靈不名蟪蛄私天地之形  
也此言物壽之長短各安其天也  
以為已有固已得罪於鈿錘錘垂上聲鈿錘鑄

莊子曰天治鈔金金勇躍曰我且必于羨卿六六  
治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受人之形而曰人耳人  
耳夫造物者必况敢恃之為恭責長伏恃形  
以于不祥之人况敢恃之為恭責長伏恃形  
字應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此言趙  
前文衣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此言趙  
如不出諸口所舉於晉國堯車之士七十餘家然  
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此言張良也  
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助者  
奇偉反若婦人女子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助者  
無所恃也此言裴度平蔡州也度自贊云爾形不  
無所恃也此言裴度平蔡州也度自贊云爾形不  
如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點靈臺  
如長爾貌不揚胡為將胡為相一點靈臺  
是以是知無恃者存如三有恃者亡之類也  
是以是知無恃者存如三有恃者亡之類也  
庭羸么麼膚小未必非福而存魁梧壯偉之長大未  
庭羸么麼膚小未必非福而存魁梧壯偉之長大未

必非殃而有特有特有形不能使不能自而反見使於形

而反為可不為大哀和哀其特形長狄之種入本

形所使按國語長狄其軀幹絕異於人形之長大是亦

出防風氏之後按國語長狄其軀幹絕異於人形之長大是亦

偶得一氣之偏者耳造物賦形自緣斯以來宋武

公時所獲長狄名詳見本題注負其軀幹特其異暴蔑上國屢代

每出輒敗宋人獲緣斯魯人獲僑如晉人獲種

族殄即嬴氏靡有孑遺無復豈非形為之累邪特

形此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記王制東方曰東夷南方

曰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族類至使長狄賦形

與西夷等假設彼此必安其氈毳其其漣酪業安其

鳥孫公主歌云窮廬為屋為屋未必敢與上國抗衡

邇為裳以肉為食為食路為漿為漿未必敢與上國抗衡

必不敢為詎至此極邪安其戚惟其偉岸自伐其

形軀以故飛揚跋扈形容不陵跨中國視中國

自誇代如士塊視泰華視中國山岳如拉垣視城墉視中國郭

視甲兵如駭蟻然然兄踣於前而不悛踣斃也弟

仆於後而不止皆為人所殺挫愈奮愈奮愈奮而敗

愈張愈敗而非覆宗絕祀覆其宗族蕩無吹火蕩

而無未有晏然不為諸華之害者也言非至滅亡

徵柔懿恭忘其十尺之  
高者是亦西夷之人也  
議者勿謂述無人

貌虎之猛形實驅之賊形既猛大馬之馬形實束

之賦形既馴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轉發此

受狄狄之形雖欲已而不能自已也為形所使

為君則形為臣聖賢以形形為君則心為臣常人心

於命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孔子過匡而圍

相為其貌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羽暴周生有言

睡子項羽亦重睡子豈其苗裔耶引此以賦其

形者非有異天地賦人之特制其形者不同耳

賢能制其形常小心翼翼翼翼敬也徵柔懿恭

止其子思之守國不為厚衛子思居於衛有

思曰如及去誰與守此當皆止其所止而已矣皆得

良卦止其狼暉前日為右因斬秦囚死敵可也

死之乃既不為右所黜固可以止勿死今乃無

職而侵在職者之憂有侵官輕進而死於敵見本

則是心不止於事而思出其位矣遠良卦止其所

雖所成之功壯偉勁厲鼓衝之勝外為人之所

譽當時人翕然而一心之間實忿對怨恨之所集

也為不平之當暉赴敵之時馳秦忿對怨恨之不平

氣所使當暉赴敵之時

交衝競起自不能舍毒而沒舍蓄毒烈雖得千百年

之虛譽左氏譽之豈救其心之擾哉豈能平其我

實清淵人以為我為汙渠此下言毀譽之無有益以

也以實於我何損豈足損我實丘垤人以為我為也

山譽之不以實也於我何加豈足增君子當觀其

在我者如何耳反觀內言善者為人之毀譽何有

焉不以人之毀九原可作九原晉卿大夫之墓也

以與起吾意狼曠樂聞吾之言未必不過於左氏

之譽也首尾相應之言而未必樂文左氏譽之之言也

**出處**

文公二年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萊駒以弋斬之囚乎萊駒失弋狼曠取戈以

斬囚擒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後先軫

黜之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

所云云了姑待之及彭衙之後以其屬勉秦

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

**主意**狼曠左氏之所譽也然曠烈士也吾將

不必願聞人之責而論其出位之罪想曠之心

很曠之死見本左氏之所譽也譽其怒不作亂而

矣然曠烈士也賦性英烈回犯上之氣而為狗國

之勇先軫黜之而曠怒其友勸之作鯀非中節而

亂不從及彭衙之戰死於秦師

死敵不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此所以以譚之烈  
得中道。不要非常人之所能望也。此所以以譚之烈  
立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邪。責譚之意。入譚雖  
往矣。其死吾想其心必願受人之責而不願受人  
之譽也。想見其心如此。請得而備責之。責其出位  
云。人心當知所止。易曰。艮其止。非可出其位也。艮  
象曰。君子以惟各止其位而承上文。故用有之用示  
思不出其位。惟各止其位。而承上文。故用有之用示  
不為讎。齊哀公十一年。郊之戰。用有用矛於齊師  
顏回之後。至不為懼。差此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曾  
子之避寇。不為畏。越先。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上至。則

楚人滅江

田處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  
敢不矜手。吾自懼也。

主意而秦穆自懼。蓋出於危亂之外。乃能真

天下之可懼者。從言天下惟出平利害之外。乃能

知之。見利害之外。必有真風。濤浩蕩。警如風。舟中

之人不知懼。在利害而舟外之人為之懼。出利害

醉醉怒罵。醉之人狂席上之人不知懼。在利害而席

外之人為之懼出利害身游乎吉凶禍福之途為身

利言心戰乎搶攘爭奪之境害心為利未有知懼之

為懼者也真以其無也春秋之世入本王澤既竭德澤者

已反道敗德及其大道亂倫悖理悖亂其天倫不可

舉事蓋不一端至如滅國之禍自相忤之尤所

謂慘然而可懼者其為過甚烈國於天地有與立

焉用左傳句自有封建殖於唐虞舜之四朝羣后是

也長育於夏商之萬邦惟懷是也既灌潤澤於

武成康之際以如周官大司馬皆小事大廟陳四代

之鼎彝宗廟陳虞夏府藏百世之典籍府庫藏五

籍朝有世臣世守其職野有世農耕於野肆有

世工梓匠輪輿市有世賈行商坐賈肆最爾小國

如江黃不知幾人之加幾日之功扶持保衛而至

於斯也發明開國以一旦忽為疆暴之所陵滅罪無

而受禍繫其君而俘其臣係累其羣臣墟其宮而

遷其社位墟其宮室刊其木而堙其井斬伐其林

井此豈小故也哉天下之而當時之君視之恬然

不以此無他惟處於危爵之中而不知懼之可懼



也。漸以秦穆公於江之滅。見本獨怵然戒。惕然悟。  
時君皆不知。但避朝與食。避朝謂所政於野。  
而秦穆獨知之。避朝與食。謂成損當與不勝。  
其憂之。獨以同盟非出於危亂之外。豈能深見可懼。  
之真者乎。言秦穆能歷之深。聞見之熟。穆公信能  
推此懼心而充之。懼心充而大之。視天下之諸侯。  
不獨血國一滅。心則一警。念之。不警。一  
政一新。政以至於無一。固可離危亡之門。而卜治安  
之基矣。可以轉危為安。豈止西戎之霸邪。穆公自  
之。後遂伯西戎。此言不能充此  
俱心故其成功止於如是也。

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主意** 禮義者皆知賤之。而左氏槩稱魯人。以  
為敏。是謂魯空國無君。  
子者。果何待魯之薄也。

君子之立言。著書立言。待天下甚尊。而不敢自尊。其  
天下甚重。而不敢自重。識雖在一世之先。高見識雖而  
心嘗處一世之後。處心每非自託於謙退也。君子明  
所以尊重。降衷在天。上帝降衷于下。民秉彜在民。  
天下之意。降衷在天。上帝降衷于下。民秉彜在民。  
彜常也。詩曰。凡具耳目。口號為人者。凡具人之  
民之秉彜。性同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無不可以化育  
此秉彜之性。同罔不備。參贊化育之神。無不可以化育

而與天經緯幽明之用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無不  
也參者經緯幽明之用能貫而通之使相為經緯  
者吾其敢以淺心挾量大棄之於罷冗無能之地  
乎君子所以尊重天左氏世傳以為魯史左氏不  
下之意蓋如此先儒嘗辨之矣則魯其父母之  
古今以為左丘明先儒嘗辨之矣則魯其父母之  
然世傳以為魯史則魯之史官也則魯其父母之  
邦也既為魯之史官其載宋耦來聘入本無故揚  
其先人之惡以辭宴威公二年宋魯弒其君與夷  
乃繫之曰魯人以為敏言魯人稱華左氏之意其  
立言之意豈不以耦之辭令魯人之所誇而非君子之  
所貴乎料得左氏譏矣魯耦之言辭宴少知禮

敢名之以魯人哉則左氏必不敢曰又與或  
博雅之君子其材雖出人千百等君子雖有然  
魯地啜魯泉食魯粟步趨飲食苟不名之以魯人  
雖君子亦豈九夷八蠻之人乎議論一為君子而  
只是魯人豈九夷八蠻之人乎  
背鄉閭茂名教不以魯人自命假使君子而  
父兄而耻與同類也是謂我自為君子而鄉  
君子之所敢安哉果是君子其吾益見左氏之妄  
也深得及難排擊之体

翰林批選東萊呂先生左氏博議句解十二卷

季文子出宮僕

**出處**

文公十八年公薨襄仲殺太子惡及視

人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

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

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智道衰而權移於季氏季氏魯公子季友之後議  
春徒見其專權之禍而不見其竊權之由主意吾

讀左氏書左傳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見本然後

知季氏竊權之始蓋在此也立一篇權君之所司

也諸侯主一國之權柄人臣豈能一旦徒手而奪之哉發明

所以竊權之由必有隙焉然後能乘之宣公篡位是必有

名焉然後能假之莒僕弒君是必有術焉然後能

攘之託大義以逐莒僕是宣公篡立庶子也襄仲

殺太子惡及次大臣未附國人未信上自大臣下

信其權未有所屬魯國之權未付此千載一時之大隙

也應前可隙故固莒僕之事僕弒其君與宣公借其

名陽假去惡之闕其術陰行盜權之默收一國之

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所以議者不甚矣文子之險

且讞也以其用心深險用莒僕弒君竊寶注題宣公

不惟納之受其而又欲封之與之是固群臣之所

當爭也當諫文子託去惡之名不諫而改君命而

使司寇斥僕於境外宣公命今日必殺文子擅改

魯國境外以嘗試宣公意以此事宣公之心意以謂君苟

怒我邪若宣公怒則吾固可自附於中憤愛君之

徒得此美名以君苟聽我邪若宣公為則魯之大柄

自是歸我矣。我則可以退不失譽。君怒則進不失

權。君利則君有從違我無增損。結上其自為計乃

如此。子心術自古之盜權者皆覬成而惡敗。文子

盜權高蓋成則受大福。古人所觀成敗則昭大禍。所以

於古人有如文子之計不幸不成猶不失蹇諤之稱。

者獨文子雖盜權不成不惟免禍且得忠直之名。

其為計可謂高出古人之右矣。此文子之險譎既而宣

公果惑於史克之對而公不復教詰。終莫能詰

詰問一時上下皆為所眩。史克之言正六君嘉其

直所眩為人誦其忠。所眩而不知國命也移於宜實

之中。君有命而臣下敢擅自改易宣公不更千百

載自後時以觀者猶以斥莒僕為文子之。美史克

而能可以欺當時莫有辯其為竊權之始者。應起

者不見其由吁。引事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諸葛亮

竊權之由。証引事死諸葛可以走生仲達。諸葛亮

懿對壘渭南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懿

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領軍退

不敢逼於是揚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死姚崇可

以中生張說。姚元崇將死戒其子以平生好致

既而張說果受其獻而撰碑後覺乃孰謂既死之

曰死姚崇尚能以計中生張說也。

文子餘欺遺譎尚雖欺千百歲之後乎以此見文子之術深

吾詳考史克之對此下辯論史克歷數莒僕之罪

數其弒君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此說宣公負

篡弒之惡而奪其位實魯之僕耳宣公即魯國

克之言其類能無泚乎必內自愧而克內則陰中

宣公之隱以脅之齊宣公而外則盛稱文子之功

以誑之惟宣公而使之信如謂舜有大功二十而

是也此一脅一誑押闔箝押闔謂誑真季氏徒也

言史克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辭浮麗今靡有此學者或咀

其華而忘其實不察其文而吾請摘其妄以示之

者母為克首稱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臧文仲受教於臧文仲行父奉以周旋子所教弗

敢失隊隊音墜遺忘也見無禮於其君者人誅之

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言殺之不赦鷹呼行父尚

記文仲之教乎發明史克之妄前日襄仲之難襄仲公

子受弒太子惡已立為無禮於君孰大於是其罪

同僕行父乃恬若不見者而不討弒文仲之教何在

也所謂奉以周旋弗敢不鷹鷂於襄仲而鷹鷂於

宮僕在吾國則縱之可憐哉文承克之繆妄其衆  
若此類者姑發其一以告學者使無惑焉  
不一而足實故也  
而忘其恐學者

### 宋昭公子武氏族

**出處**

文公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將奉同

武穆之族宣公三年武氏之族及昭公子遂出

**主意**

宋昭公以無道見弑而武氏族道昭公

者民之不得已愛君者乃民之本心然心既

息而思君之心復生故見其遺嗣惻怛與憐

是非善惡之辯至於子孫而後定

遺愛在民則民見其子孫而後

之遺毒在民則民宋昭公之無道其子孫豈有措

足之地哉承上文反難謂昭公無道武氏道昭公

子為亂道與導同雖不克成隨為宋文然搖民心

蕩國勢人心為其所動凡三數年而後已自文十

宣三年首使宋人果憾昭公設問宋人若果安能

至此則其子豈能亂彼昭公又何以得此於民哉

何以動君天也解說上文疑難民之於君固有不

可解於心者愛君之心昭公雖無道然嘗託在君

之本不容釋昭公之於君固有不

位矣民當君之君民之間蓋有不膠漆而自固者

所以不可前日之然豈民之本心哉然君者出鐵

焉鉞焉則然之故民怨術焉楫焉則然術焉楫焉則然之故民怨

改焉游焉則然遊觀田獵以妨臺焉囿焉則然臺築

力故民怨至於身沒之後鉞弊利者折楫朽

朽矣改遊弛無復妨臺囿荒無復勞前日之然皆

然空然墮於渺茫不見蹤跡致然之物既空冰泮

則水流流者冰塵盡則鑑徹明者然去則思來思者民愛

臣之義復天理見其遺嗣幸見先惻怛興憐憫恤

而故姦究乘之如武氏族道子為亂猶足疑設群聽蓋因

昭公此真民之本心也此見然君惜乎此下意怨

在身前君未死思在身後君已死昭公

親當今日之然正當羣而不及持後日之思後思

已矣此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於君祖母以至於

可容身之抑不知民心本未嘗忘昭公此言昭

公奮發悔悟自新改前之為為仁民之政則民將



後其身後之思於身復一觸其机斯民愛君之心

向之鴟鴞惡禽皆鴟鴞也向之董葛毒藥皆參木

也變為向之礎質之地皆几席也變為安向之仇

敵仇讐皆姻婭也變為親戚之人迂善之門翻手可開一

手間可開迂善之門適治之路舉足可登登一率足間可乃延

頸待斃自謂無策昭公不然明知孟諸之禍勢蹙途穷自赴死地愚矣哉

深責昭公不去改圖

### 宋華元羊斟

**出處**

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御之宋師敗績因華元將戰華元杀羊食上其餼羊斟

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并入鄭師故敗○華元逃歸見叔對曰

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主意**

華元殺羊食士而不及其御蓋厚待羊斟而非薄之也豈料羊斟不察其意反

駟車而納之死地也

天下之情相與固有厚之而薄薄之而厚者或似

矣薄或似厚不可不察也一篇子第與鄉人皆在席

變此事喻觴酒豆肉假使有一豆之肉必先鄉人而後

子第先疎豈人情固厚於疎而薄於親乎設蓋疎

則相責說辨親則相怨相責則不容不先其待鄉人

物至而情不至雖先之所謂厚之而薄者也則先之

厚疎之其待子弟物不至而情至雖後之所謂薄也則後之

之而厚者也後之則似薄凡人情相與日相與至

於無間無間謂則用之不憚我不以用置之不慍不以

捨怨予之不辭非以有所奪之不怨不以其有所

大相期於形骸之外相忘夫豈以薄物細故而讓

為向背哉笑及主意罪華元殺羊食士入事華元

以其御羊斟不與羊斟為華元御車人皆以

為待羊斟之薄外似吾獨以為待羊斟之厚為

而言所謂薄元之意推原華元之意豈不以斟為吾御幾

年矣服役左執鞭右奉轡轡馬繩也執鞭且則借

出暮則借入出入未險莫寒暑涉歷險夷之地升

降馳驟升降高下無不與吾俱吾左右相悉已深

相信已熟相與至今日饗士烹羊之卒設耳吾肘腋

同體之人謂羊斟豈計此杯羹以為輕重既已相

以此薄姑及疎者遠者可也且均及於羊雖不及

不分及然親厚之意固已踰有卑而豐五鼎矣其

於羊斟於百牢豐於五斟不知享其意承上意字

之厚喻於百牢豐於五斟不知享其意轉責羊斟

而欲享其食腹為重忿矣勃興逞其怒驅車趨敵

御華元之車投華元於死地致為鄭元待之以君

子之心待以厚甚報之以小人之行報以薄非特負元

乃負國也抑且負國而喪士將議者或謂元御下

寡息設疑反難蓋即分羊二事以起羊斟之怒

之怒元吾覲元之為人又與華樂易怒祥之氣溫

然可挹知非慘刻其免於囚虜而歸自鄭師再與

斟遇傳稱見叔祥即此猶慰解勉勞去若以傷其

意者不責羊斟之罪然彼尚能恕於既為變之後殺不

此即孟  
子論羿  
之意

而給其豈不能撫其於未交兵之前哉以此非

御下少此吾所以論元之待斟蓋厚而非薄也照

意然元亦不能無罪焉結尾却畧日與斟周旋

相從不知其肺腑尚不知其蘊猶以君子待之待以

不以一罪也此不知罪簞食豆羹見於色之人人而

扁狹乃與共載乃使之二罪也此輕在情意未孚

此心未而遽忘彼我以示無間便謂可三罪也此

非其人明不足以燭姦致知不至反誠不足以動

物力行人之所服何適而不逢禍哉非止一端惜乎

華元有君子之資而未嘗學也資稟雖良李問不  
而顛沛至此欠闕故臨事

### 楚圍耕

**出處**

宣公二年晉侵鄭楚圍耕救鄭曰能救

趙盾曰彼宗饒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

去之○四年子越將攻王師于漳蒞楚子与

**主意**

趙盾以順至者當以逆觀闢耕法侈於楚

而耕不規之以逆所以

物以順至者必以逆觀禍物之順適吾意者未必作

一備主意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逆我者未必

者未必禍劍楯文戟未必能敗敵逆以其而金縷玉

帛之餌敵每足以滅人之國順也其霜雪霾霧厲氣未必

能生疾逆以其而聲色改遊伐性每足以殛人之軀

以其久矣夫順之生禍也主物方順吾意禍我而

吾又以順觀之其禍則見其吉而不見其凶

吉時後溺心縱欲無所不為蓋有陷於死亡而不

悟者矣禍順如此至於技足紛華卻步于勢華寓目

昭曠獨觀于昭明彼以順至我以逆觀語起停筓

杵知食之時譬如食之覆觴於酌飲之際譬如飲

而悔天下之至明者能之非至明者闔牀汰侈於

楚入本題事汰帥師救鄭以禦趙晉趙盾乃退師

示怯詐為懼楚以順適其意而益其疾順越椒之

其椒謂趙盾真畏已者果中趙恃其強肆為悖

逆殺為賈而親集矢於其君之車巨矢中王以覆

其宗滅若教盾投之以順而椒不觀之以逆以順

故及殆非盾之能誤枹蓋枹之不能察盾也意此

察字生然盾之為謀於誰察之中猶有可察者焉

承上文察字發明越豪奴悍婢以喻越椒實頑狼

戾強橫闔室之人畏避之一家之人出而詈市人

一旦出而罵則必奮臂與之鬪市人被罵者必與

者蓋其威行於家而不行於市市人人畏之此殆易

曉也此理甚不難曉椒之跋扈猶如婢不過能使

楚人畏之爾猶如家人之一出楚境則相視如道路

人豈復有何為遽下之哉趙盾何緣况以堂堂之

而卻未交兵遂巡若有所懼者若畏楚強此理之

不當然也。揆之於理，不當如此。理不當然，而然。今无此理，其

必有所以然矣。存乎其間，椒於此，局不深致其觀。

乎。責椒不謂晉，則略不如楚，則否。則相若也。謂晉甲兵不如楚，則

謀臣不如楚，則否。則計謀之也。上謂晉甲兵不如楚，則

否。則相若也。盛反覆推考，莫知其端。莫測事是殆，養

我而納之於禍也。可謂以逆觀順矣。則牛羊大豕醉

於豢養。貪食而止，身日臃而死日近。殺食人矣。椒亦

人爾。宜異於牛，乃坐受仇敵之豢養。反為晉侈增

晉盈。驕侈益增，自負刃，祀亦愚矣。死無異於

矢向使不遇趙盾，豈至此極乎。又設一問，若椒不

曰：谷意在於善。念上在凡所遇者，皆養吾善之物。

也。可遇事之順逆，皆意在於惡。念上在凡所遇者，皆

養吾惡之物也。足養吾之順逆，皆豈終遇盾哉。椒豈

皆而後一雨露也。為引此，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以

成其事而養之。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以喻遇事而造

物者，曷嘗有心厚梧櫝之林，而稔荆棘之毒歟。喻以

凡事非去養人善，咸其自養而未有養之者也。造言

有指趣，柝苟意於善，苟去有則盾雖謂弱而養其

惡而人自養成之，善有則盾雖謂弱而養其

惡魚遇趙未必不逆觀其詐必去悚然傲懼而

啓改過之門矣是遇盾反養盾本將以養其惡椒

反資以養其善警策殆惟恐遇盾之不蚤也斷了十

### 楚子問鼎

**出處**

宣公二年楚子代陸渾之戎遂至于維

子問鼎之大小怪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云

**主意**

王孫滿以口亦而折楚衆人所喜而

之罪得先

一夫而抗彊敵却強楚一言而排大難勝甲兵此

畏人之所喜而識者之所憂也含蓄楚為封豕長

蛇封大也楚如豕存食上國數侵諸國陳師鞠旅鞠

也陳其師旅觀兵周郊以示兵威問九鼎之輕重九

而誓告之觀兵周郊以脅周問九鼎之輕重九

華言高將覆而未壓岳東岳華面岳嵩高中王孫

蒲謂善為說辭有口弓天援神援引天謂天知神明德

折其狂僭折服楚人狂使楚人卷甲常戈遂巡自

谷遠在欽文昭武揚昭穆之武廣鐘簋不移架也不

移謂宗遷水維都洛邑在閭水城闕無改都邑復

存其再造周室之功實任社稷將欲敗之是固殺

人之所同喜也應起夫何憂引過憂之云者所以

者非憂其一時之功也蓋他有喜在今日而憂在

他日也含蓄主天下之禍不可狃以不可玩而幸不

可恃不可恃問變大變也此豈固幾亡而祀幾絕

焉其王孫滿持辨口以禦之排大語所以楚子退

聽者亦幸焉耳應上文周人遂以為彊楚之凶醜

如是轉說周人紐其尚謂吾文告而不敢前強楚

為常可以禍為而其以三寸舌為可恃也可以幸為由

東遷以來周自平王始周之君臣上恬下熈倫安

奄奄畧無立志無復有身不見驪竊之釁昔周厲

人謗王王得衛巫監謗以告則殺之由是諸侯不

享王流于虢又夫戎攻幽王王燔火驪山諸侯不

至遂殺幽王此口不誦板蕩之詩大雅板蕩二篇

東遷之後玩於宴安無復浸以媮墮無復君子猶

意儻遇禍變外有敵同變戾哉微懼變而其改前之

為改安為憂勤今三代所傳之大寶鎮謂九揭



昏德非遷于商商 蚩夷跋扈 國也跋扈不臣也乃  
紂暴虐非遷于周 蚩夷跋扈 國也跋扈不臣也乃  
敢睥睨蕩搖 蕩搖欲切有之欲以腥膻汗漫之  
犬羊腥膻 倭然有改王改步之意 魯季務意如  
牙我九鼎 倭然有改王改步之意 魯季務意如  
行君事氣與蚩蚩以祭宗廟昭公死于外立定公五  
年而意如卒其家臣陽虎欲以與蚩蚩仲梁獲不  
與日改步改王其意謂意如既復臣位改君之步  
則亦當去蚩蚩不當復用以歟也此言改王改步  
者言楚欲取九鼎復天 禍變孰大於此應前倘使  
子之位改臣為君也 禍變孰大於此應前倘使  
王公卿士怵然畏 臣因此戒慎懷覆亡之虞以  
國為 貝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 祖也懼而能虞  
憂 貝后稷公劉之業猶有望也 祖也懼而能虞  
則王業有望 造王孫滿之說偶行 此下責王孫滿  
與起之望 造王孫滿之說偶行 此下責王孫滿

臣相與高枕 便謂無事 遂謂吾舌尚存 寇至何畏 辨謂  
士口 狃其禍而恃其幸 應前禍不可恃開之者非前  
與王 歸罪於自是之後 說後相襲成俗 以文辭言問  
其治 國則先文華而後德 政所以治國者問其樂  
寇則先辯說而後甲兵 言所以禦寇者問其交際鄰  
邦則先酬對而後信義 言所以交接鄰國者言語而  
言語 內觀其實 曰薄曰類 本無外觀 其辭曰新曰  
巧 徒飾典冊 絢麗 文辭繁然 尚如在成康之間 成  
王康王 盛衰 牙勢陵遲 國家形勢 固已若夏商之季  
特無異 牙勢陵遲 國家形勢 固已若夏商之季

矣與夏商末年下逮戰國吞噬之際極好吞並謂

相併猶用滿之餘策虛張九九八十一萬之數以

譎齊謂齊王曰秦與兵而求九鼎願率請東借救於齊

畫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齊王大悅發師救周而

秦兵罷齊將求九鼎願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得

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競之九九八十一萬左欺

人大王從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齊王乃止左欺

右給論無實之自矜得言以為得策一且秦兵東

出秦人以誰人自矜得言以為得策一且秦兵東

頰長柔前漢高祖命鄒食其曰緩類往說禁無所

施閉口結舌稽首歸罪服罪甘為俘虜為秦始知

淨語馬辭果有時而不可恃也後日之意晚矣哉

至是雖悔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忿周

亦無及矣故曰王孫滿却楚之功不足償其忿周

之罪兩語盡之矣

楚歲尹克黃

宣公五年楚滅若敖氏令尹子文之子孫

不可以入矣歲尹曰棄君之命誰獨受之君

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師敗王

何以勤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生之計此乃後世謀利計

忠

歲尹犯死以復君命非審於義命者不

功者之心非歲尹之心也

正其義不謀其利義者事物之宜也君子所行明

其道不計其功明道者共由之不以計功也君子所行明

董仲舒此吾儒之本指也道義功利界限自謀利計

功之說行後世道義不錙錙古人之事峻厲卓絕不

及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世所行超表莫不

以是心量之功利之徒往往以心其為害豈淺哉

此等議論大楚之滅若教氏也入本箴尹克黃實

其餘裔箴尹官名克黃人名闔伯適出使於齊

命而幸而漏網族不覆滅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

此箴尹獨以君命為重君不肯棄明知此也而宜走

之明知歸楚必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豈能之死犯難不辭

乎箴尹所為如此誠謀利計功者猶曰乃以私心

復君命不畏一死必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

楚君必曰箴尹以自身始將赦之以勸事君必救箴

後之志於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此死

以為生嗚呼之辯其說是說也所說乃謀利計功者

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辭論人如箴尹表所為表尚

可以女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青功利之徒箴尹

之言曰弃君之命。受命出使而不獨誰受之為臣

誰肯君天也。君者臣天可逃乎無所逃於由其言

以觀其心之言者心明粹端直。明粹則無蔽欺固可

對越在天而無愧心。公則無愧於天使有一豪詭

侍之心間之。若觀覲僂侍為計則心聲所發必有不

可掩者矣。如言此正大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已

以忠知就義而不知就生。取義以錐不免於可敗

之。箴尹不為君所赦必以死得其所為幸。君命

所得其固瞑目而無憾也。何服豈預期楚子之宥哉

不先料吾死與不死在箴尹本無加損。箴尹之忠

死而不加向若借箴尹一身之死以塞萬世謀利計

功者之口。楚子若殺箴尹則功身雖沒而道則彰

矣。此心愈今適會楚子之寬宥於意料如此出箴尹

之心有如白水。無一毫固不待辯而後明白彼紛

紛謀利計功之徒以已度箴尹者殆深可憐也。此

等人定然議論吾嘗深求其故矣。結尾言楚子以

初何損於箴尹。

克黃木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

為精當楚子之宥箴尹也非嘉其復命也蓋思子

文之治楚也此立結尾餘意箴尹之宥繫於為子

文之後故以令尹子文善始楚國不繫於復命也

有按辨論然則箴尹之歸死豈求生之計邪箴尹此

### 荀林父伯宗

田處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

景公將可殖也鄆十五年路子嬰兒之夫人晉

木不疾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有子之曰

雋舊才雖多何補焉云云後之人或者將敬奉

謙而有罪曰將待後人有

主意林父伯宗所以謀狄者未為不是而林

父乃欲成人之惡伯宗乃欲幸人之亂

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行事既非則譽共驩者必

非信從而吝之必非誠信之入許史者必非正帝宣

盜跖在躄古之大盜若與入許史者必非正帝宣

良娣所生即位立皇太后許氏二家權屠袁劉者必

非忠祚未二人皆忠正若屠戮之必非忠義之士見

其事則其心固不問而可知也。事非則事非心是

理所無有之此必无天下亦有事是而心非者乎。設

曰有與伯宗三者專指林父赤狄伐晉圍懷之際。赤

邑及那丘懷勢方疆也。其鋒未晉侯欲犯其疆。欲

赤荀林父欲待其衰。言不伐林父之策是也。此事赤

狄酈舒殺伯姬之際。伯姬路子之夫人晉景惡已

其罪已晉大夫欲縱其暴。言不可伐不伯宗

欲討其罪。言狄有五伯宗之策是也。此事人觀其前

赤狄圍莫不非晉侯而是荀林父。林父之人觀其

後伯姬事莫不非晉大夫而是伯宗。伯宗之孰知

二子策雖是而心則非乎。此下發明圍懷之役林

父堅忍以待其衰。此林父是固理之正也。時深合

正至於所以設謀者。因其言以則曰使疾其民。林

欲縱赤狄以盈其貫。養成盈將可殞也。如是則可

嗚呼是誠何心哉。惡此心非也。酈舒之事伯宗奮

厲欲討其罪。此伯宗是亦理之正也。討伐有罪至

於所以設謀者。因其言則曰後之人或者將敬

奉德義。言赤狄后人或能以事神人。德以事神而

申固其命神人益以固若之何待之待此之時不

呼是誠何心哉此意在幸人之非也亂聞君子成人之美

矣論語孔未聞成人之惡也林父之如此聞君子懼

人之亂矣詩君子如此未聞懼人之治也伯宗

此如林父則養人之惡惟恐其不盈此非宗

則幸人之亂惟恐其或改此伯宗處心積慮可謂

忍矣失一人殘忍此吾所謂事是而心非者也斷意

論者安可信其事而略其心哉深得心法人苟心

不在於善非承上文心凡所遇之事心以不善之事

曲也事之曲者直亦曲也雖事之直者邪固邪也

事之邪者正亦邪也雖事之正者仲舒孫洪同以

固不待言正亦邪也漢武帝時二臣皆以劉向谷

春秋而事武帝者也漢武帝時劉向向慕洪

求同奏諫疏而正成帝者也漢成帝時劉向慕洪

鳳方見特行用末陰欲自紀對然世皆內仲舒而

外洪內謂取之右向而左求左謂上之何邪設洪

之春秋人所以蓋道之者心累其書也多詐故書

為心并辱秣陵隋兵人陳陳後主自投于井軍人

引而上因號其井為泉會交廣飲者懷無厭

建康志云辱井在基城內

之欲君吳隱之為刺史酌而飲果誰為之累者人  
之賦詩云云及在州清操愈厲泉井非能使人辱人自辱耳  
泉井非泉非人非泉非能使人貪人自貪耳

### 孫公歸父言魯樂

**出處**

宣公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  
晏相子與之言魯樂相子告高宣子曰  
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  
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

歸父  
奔齊

**歸父**

侯  
舊國舊都望之悵然二句出莊子悵遲遲其行者  
亦聖人去父母國之道也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

夫思者聖愚之所共接上公孫歸父懷於魯見本

曷以獨為晏氏之所譏設問曰去國而懷者情之

正也離去父母之邦而思儀之琴居北而音南因

掩人鐘儀與為之吟身楚而聲越吟事兒戰國策

是固情之不可解念重而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情得其正因去國之悲然後懷在國之樂應上去

無可識者知其樂者乎此歸父所獸在阱則

思墮譬如走墮於階當其走墮未嘗知墮之樂

也在墮則與鳥在籠則思林譬如鳥入於樊籠當



其栖材未嘗知材之樂也。在林則與歸父方居魯

循獸走廣而喋喋以魯樂告人與言魯樂自非不

安其常而嗜其利何有而知其樂哉。斷歸父一篇

主意岱之山也秦山洙之水也水泗五父之衢衢五父大

庭之庫。魯其內有大庭氏之言魯地其城闕井邑物

產土俗。告所飲開弧而育焉初生垂弧時地髻而嬉

馬。勿小垂髻時并而游焉遊息於此地固非驟見

而忽聞。見之已徐胡為而誇語於人哉皆有事可以

告日飯稻梁未嘗以告人。常食也所一得能蹠牛心

之饑則譽其珍。其熊掌也歲衣布帛未嘗以

告人。所以其常也一得霧縠文錦之服則譽其美非以

所衣吾是以知歸父之言魯樂必弃常而嗜利也。也

斷意以弃常嗜利乾沒不已。懷衆人之雖非晏氏固

可指期而俟其亡矣。此乃取亡之道不待至樂之

地人皆有之。如結尾所引孔子言而後知也至樂之

移於物而不知外物為樂故馳騫而忘反。流而忘反

權寵之樂勃如也。勃然陵人詞華之樂驕如也詞

業藻矜聲色之樂昏如也。昏人之志畋遊之樂湯

已傲物聲色之樂昏如也。昏人之志畋遊之樂湯

如也田獵遊宴是皆陋人之所樂見陋人無君子之

所哀以知識君子之哀哀之者豈預憂其禍至哉非其

非為禍鳴鴉嗜鼠得鼠則樂脚蛆甘帶帶且子餘反

即此二句出莊子何等臭腐鼠外物之樂而忻慕耽

惑世於外物以身償而不悔而沒其身是固達者

之所甚憐也憐其受禍歸父譽魯樂之時固已可

悲君固奚必悲其將亡哉亡而後悲也吾嘗聞

孔子之樂矣謂用此事話頭皆甚高此所蓋樂其樂

而木嘗倚於一物也不自有其樂而曰樂在其中者

孔子之樂也語述曰不改其樂者顏子之樂也

然而飯也飲也曲肱也飯而食飲水非孔子之

樂不倚特樂在中而已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

也簞也瓢也陋巷也在陋巷之中飲非顏子之樂

樂不倚特不改其樂而程子曰非樂簞瓢陋巷

於物不倚特不改其樂而程子曰非樂簞瓢陋巷

謂樂在其中者在之辭必有所居也居之有義彼所

所謂不改其樂者其之辭必有所居也居之有義彼所

居何所居指何所指吾黨蓋其繹之程子曰昔受

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晦翁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此篇結尾之意謂牽於此意可深長惟者誰謂此博議中第一篇子而位本不取蓋未可曉

萬曆辛巳歲春月之吉

書林源泰堂重校梓行

翰林批選東萊呂先生博議句解十二卷終

馬學淵

同

